

美英澳的“核谋”逆风翻不了盘

国际锐评

“本次大会围绕(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问题展开的交锋空前激烈、空前实质。”谈到近日闭幕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情况,中方代表指出,美英澳三国谋求核潜艇合作“合法化”的修正案被彻底打掉。这是继今年9月机构理事会会议之后,“奥库斯”小圈子强行闯关再遭挫败。它们企图逆风翻盘,结果栽了个大跟头。

从去年9月起,美英澳宣布抱团搞核潜艇合作,这挑动了全球敏感神经。一年多来,它们又是发动舆论战,企图用所谓的“海军动力堆”掩盖核

扩散实质;又是在机构另起炉灶,企图胁迫秘书处强推“合同过会”,给核潜艇合作开绿灯。但无论三国采用什么手段和伎俩,都难逃失败下场,因为它们的行为倒行逆施、违背法理、挑战规则、不得人心。

美西方一些人常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话挂在嘴边,行动却背道而驰。像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就同时违反了三大国际条约。

第一,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NPT达成以来,有核武器国家首次公然向无核武器国家输出吨吨的核武器材料。不光是数量大,而且输出的是丰度超过90%的武器级高浓缩

这完全违背了NPT规定的有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的核不扩散责任与义务。

第二,违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规约》明确指出,机构应确保在其监督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用于推进任何军事目的。美英拟向澳转让的武器级核材料、核潜艇设备与反应堆等物项以及相关技术援助,都构成明显的“军事目的”,直接违反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

第三,违反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该条约规定在南太平洋地区设立一个无核武区,各缔约方承诺不在该地区安放、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不倾倒放射性废料和其他放射

性物质。澳大利亚作为缔约国接受武器级核材料,很可能造成核污染风险,严重冲击南太平洋核区建设。

由此可见,美英澳核潜艇合作就是个“三违反”项目。一旦实施势必会对地区核安全与核安保带来严重挑战。有专家指出,如果这个口子打开,那么它对全球核不扩散进程也将是一个巨大阻碍。

正因此,在日前举行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6届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坚持NPT、要不要坚持机构《规约》、要不要坚持机构的防扩散职责、要不要坚持机构成员国主导的政府间审议进程,机构广大成员国与美英澳小圈子展开激烈交锋。

虽然三国强行推动在有关决议中写入修正案企图在核潜艇合作“洗白”,但在中方与其他成员国的联手阻击下,三国的修正案被干净彻底地打掉。同时,机构预算决议中成功写入“机构预算的使用需符合《规约》所有相关条款,重申这些条款有效性和完整性”的修正案,获协商一致通过。这一结果是国际正义的胜利,体现了对国际公约规则的尊重与维护,也是对美式霸权的一次痛击。

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建立无核武器世界、共同维护和平稳定,是各国共同夙愿。这也是美英澳小圈子接连闯关失败的根本原因。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核武大国,执迷“大国战略竞争”,企图把“核共享”复制制到亚太。从澳大利亚到日本,“奥库斯”带来的外溢效应正让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越来越不安。南非《外交》杂志主编克里坦·巴哈纳指出,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是极度危险的举动,“事实面前,西方国家无法再掩饰它们的自私自利”。

当前,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启动政府间审议进程,讨论美英澳三国核潜艇合作。这是解决问题的正道。三国试图脱离这一进程强行闯关是行不通的。它们应当尽快重返防扩散体系的轨道,要是还企图刮逆风,只会摔得更惨。

台湾新冠疫苗的潘朵拉黑箱

廖省·林越

哲者说:“政治是一种表演艺术,以博取掌声。”从这个角度看,出身台湾“皇民”权贵的蔡英文,其“演技”被认为十分拙劣。花莲台东日前遭受地震灾难,楼塌路崩;她于9月18日赴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与台东县政府进行线上会议,当地官员枯等两小时才见到蔡英文上网。而她念完稿转头就走,没有表达丝毫关切,展示冷血与漠视民生的本性。

被政界及网媒舆论痛骂后,蔡英文于21日赴花莲向台湾宗教领袖证严法师示好,其实此行主旨是“救选举”,为慈济近日因揭露捐疫苗内情反遭绿营侧翼攻击表达关切。《联合报》称,蔡英文与证严法师见面,被视为“修补关系”,同时也有安抚花莲和台东之意。但她只谈救灾事务,感谢慈济为震区投入的资源救济,根本没提到与疫苗相关的事。

蔡英文刻意不谈疫苗,反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慈济这个以救难济世名闻遐迩的佛教团体,其基金会执行长颜博文于中秋期间不经意披露购买新冠疫苗的艰辛过程,掀开潘朵拉盒子,尽管让慈济沾慈济政治的凡尘,却让外界看清绿营阻挠疫苗购捐的真相。

慈济于去年5月中旬获知,民进党当局虽想采购新冠疫苗却面临困难;慈济经证严法师同意后决定采购,颜博文随即接到来自政、商界大佬电话说:“买不到的,不要浪费力气”;防疫指挥中心还声明,这是当局权限,劝颜博文“这件事情不用想了”。慈济出于人道,不断搜寻渠道,最终由慈济、台积电、鸿海共同采购1500万剂“复必泰”救助民众。

台北市市长参选人黄珊珊9月12日透露,台北市政府去年曾拨款28亿元新台幣准备买疫苗,市长柯文哲找陈时中谈,陈说“不用再买了,已经买了4000万剂”。黄珊珊直言,重点不是买不买得到,

是当局让不让你买,“慈济讲的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卡在当局。

台“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辩称:“绝无任何阻挡情事”。陈时中愤愤地说,“我是疯子吗?为什么要挡?”防疫指挥中心“疾管署长”周志浩宣称:当局采购复必泰未成,是因“外力介入”;防疫指挥官王必胜声明,“外力就是中国政治力介入”,再次甩锅给大陆。不仅如此,亲绿媒体人周玉蔻还在脸书“抹红”慈济,称该组织是“中共自己的本性”。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13日批评,陈时中明明挡疫苗,甚至称郭台铭要买的疫苗是大陆代工,“把全民当傻子?”台北市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感叹,是多大利益值得民进党党心抹黑慈济?是多大的压力让慈济隐忍一年后才敢讲真话?是多大的慈悲,让证严法师被绿营羞辱仍不发一语?他说:“我们会带着感谢、带着慈悲,陪慈济对抗民进党的邪恶”。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被问及“民进党挡疫苗”时说,“我觉得有,这就是政治考虑”。疫情已经那么严重,“还在审查,七拖八拖,钱人家都愿意出,也不让人家进来,太过分了”。民进党前立委沈富雄直言:当局不愿经过大陆之手,而企图向原厂直接采购,结果碰壁;民进党就要偏向有意捐赠者谎称买不到了,“这是政府不老实,也是全案的症结所在”。

《联合报》13日发表社论,近一年多来,台湾缺疫苗、缺试剂,当局偏袒高端、阻挠民间团体捐

赠的无理行径历历在目。陈时中私下却与支持者宴饮,未等疫情趋缓即落跑却不时插手政务,防疫资源分配亏待台北市。因此在竞选时不敢强调“防疫功绩”。

《亚洲周刊》9月底刊载童清峰《掀开疫苗的潘朵拉盒子》的评论:“颜博文日前受访谈到去年慈济购捐疫苗过程的辛酸,当时有人以‘世纪大骗局’形容慈济采购疫苗的宣示,更有不少大老和官员相继泼冷水,劝他‘别浪费力气……’,但慈济坚持不放弃,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揭发去年民进党各种拖延手段,慈济惨被绿营“抹红”的来龙去脉。

为何颜博文偏在选战开打之际旧事重提,以不露痕迹的方式,把原本不为入道的苦楚吐露出来,挑动绿营最难堪的一页,让选情随之变化;而民进党及侧翼立刻反扑,凭着威权化的狂妄自大,将形象良好、信众遍布的慈济压制成对立,反而让自己陷入更大危机。

朱立伦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当局若被证实阻挡疫苗,就必须向全民道歉。而民进党这时却还硬拗、抹黑,尤其是对慈济的抹黑,真是不可思议,清醒的民众不能接受;希望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持续强力监督,对于政府防疫的“黑箱”操作,绝不能松懈、放任。

时至今日,蔡当局仍坚称“没有卡疫苗”,甚至诬称是大陆“阻挠”台湾疫苗采购。然而民众都心中有数。民进党“反中”意识形态已走入魔,宁让岛内民众没疫苗可打,也不向大陆药商购买。当局的算计趋向“拿人民生命当肉票”,却抹黑、抹粉地哄骗民众。

《联合报》评论,蔡英文已非一次被批冷血,她一直陶醉在自我塑造的“高冷”形象中,脱离民众而在“同温层”里取暖。她微敛的背,在“美日”面前更佝偻了,但她的朝天鼻,在民众面前却摆得更高了。所幸,在她的“黑箱”里,已没有什么能让她再卖弄的了。

歌颂73周年华诞——高歌猛进“中国红”

巴厘·意如香

73年前,一穷二白的中国,历经百年沧桑,八国联军横行,火烧圆明园,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列强租借地,“中国人与狗不能进”的耻辱,日寇侵华肆虐,南京大屠杀。血的惨痛与泪的教训,不屈不挠中华民族,为了民族存亡,无数爱国志士,奋不顾身抛头颅,为了信仰,武昌起义、秋收起义、省港大罢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建立红色根据地,经过九一八、卢沟桥事变、日寇入侵,蒋介石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叫嚣“攘外必先安内”。引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件”,扣押蒋介石,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与国军一起,奔赴抗日战场,全民奋起抗日斗争,可歌可泣,经过八年浴血奋战,1945年,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不想蒋介石叛变革命,又举起屠刀,大举屠杀革命党人,民族危难时刻,毛泽东、朱德振臂号令,组成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下江南,横扫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直达海南岛,北京、西藏、新疆和平解放,蒋介石败走台湾……

所幸在老一代革命家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的引领下,拨乱反正,逮捕“四人帮”,清除林彪反党集团余毒,中国开展改革开放,高举邓小平旗帜,奋勇向前,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活学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思想,中国进入快速和平崛起新时代。

四

改革开放一路向前,高科技人才辈出,5G网络覆盖全境,数百座跨河桥梁,跨越山岭悬崖、高速公路与高铁,四通八达,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内循环加外循环,农业生产机械化,丰衣足食,扶贫攻坚,亿万民众脱贫致富奔小康。中国经济腾飞发展,傲视群伦,“中国模式”引领风骚,走在世界最前列,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建设现代化强国,国富军强,尖端武器,航母、核潜艇、歼20轰炸机,导弹东风火箭炮、空天一体化军事装备,北斗导航,神舟飞天,C919大型客机、中医新冠疫苗,全民医保,处处引领世界领先跑,再也不是八国联军任人宰割悲惨时代。祖国要统一,也一定统一,“台独”挟洋自重,注定失败。

西方一再造谣,“和平演变”、“颜色革命”闹香港,乱新疆,谣言满天飞,谎言污蔑,不攻自破,每造谣一次,丑恶居心就暴露一次。“港版国安法”,“港独”夹着尾巴跑,逃之夭夭。既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习近平引领,敢叫日月换新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振兴中国梦,迈向第二个一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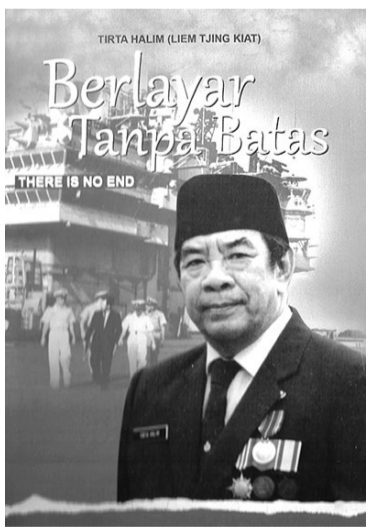
悠着点——美帝、日寇野豺狼,胆敢冒犯统一台湾,定叫有来无回!

73周年华诞,炎黄子孙欢欣鼓舞,万杆红旗飘,喜气洋洋,高歌猛进——中国红!

总统提醒须敬听

雅加达·龙天虹

佐科总统近表明,仍应重视防疫疫情。新冠疫情未结束,总统提醒须敬听。疫情减缓安人心,正常生活渐复兴。但愿疫情真结束,高唱凯歌乐心情。



迪尔塔·哈林(Tirta Halim)原名林清杰(Liem Tjing Kiat),1931年1月5日生于东爪哇省外南梦(Banyuwangi)一个有名望的家庭,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爷爷是沙马林达市(Samarinda)的一位华人甲必丹;父亲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职员,其父的职业性质使林清杰有机会跟随父亲到西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东加里曼丹游历;母亲则是泗水市一位大商人的女儿。

由于出身在一个有名望的家庭,迪尔塔从小就在欧洲

小学(Europese Lagere School)接受很好的基础教育,日本占领印尼时,他的学业被迫中断。在印尼独立初期,他在荷兰高等学校(Hogere Burger School)继续学习。随后进入牙医学院,并于1955年12月毕业,成为一名牙医。不久后,他和同为牙医的陈子娘(Tan Tjoe Nio,又名Ratna Murtiara)结为夫妻。

1956年3月1日起,迪尔塔开始在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ALRI)任职,为雅加达地区的海军部队服务。随着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的发展及对健康护理和服务的需求,1958年,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在雅加达中心本东岸希里路(Bendungan Hilir)建立了雅加达海军部队医院(RSAL)——如今改名为敏多哈佐医生海军医院(RSAL Dr. Mintohardjo)。海军医院拥有比其他印尼医院更先进的医疗设备,可以提供口腔保健等各种医疗服务。

迪尔塔参与了几场由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发动的军事行动。在万鸦佬参与镇压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PRR/Permesta)

心系教育的牙医——迪尔塔·哈林(林清杰)

耶里·维拉宛(YERRY WIRAWAN)

叛乱军事行动中,他认识到在海军部队开展口腔治疗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参加西伊里安查雅雅雅解放运动(Operasi Jaya Wijaya)时,他开展口腔治疗的想法愈加强烈。战斗过程中,海军部队派遣一艘医疗船救治伤员。许多牙医也参与其中,为受伤军人处理口腔创伤,在查雅雅雅解放运动期间,迪尔塔和欧英良教授(Profesor Ouw Eng Liang)合作完成了多个口腔治疗病例。欧英良教授是吉多·芒昆古苏莫医院(RS Cipto Mangunkusumo)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口腔外科专家,他是苏加诺总统的私人牙医。

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在1960年创立了独立的口腔保健院。医务工作人员是见习医生,因为当时尚未有专门学习口腔保健知识的下士或毕

业生。四年后,位于雅加达海军部队医院(RASL)后面的海军部队口腔医学院(Sekesgial)设立口腔保健课程。因此,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对口腔医务人员的需求,还可以在海军部队口腔医学院帮助其它单位培训口腔医护人员。

迪尔塔还有一个构想,就是在海军部队周边建立一个综合教育、研究和服务为一体的口腔机构,实现这个构想需要海军部队高层的支持。但1963年的印尼,国家财力非常有限,迪尔塔的构想因此暂时受阻。

有一天,迪尔塔为他的病人——海军司令马尔达迪纳塔(R.E. Martadinata)诊疗。过程中,迪尔塔讲述他的构想——建立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Ladokgi)。海军司令非常支持,后来他和海军健康护

理部的领导讨论此事。在1964年10月22日,海军司令马尔达迪纳塔签署了一份关于迪尔塔牵头建立海军口腔治疗机构的决议书。海军口腔治疗机构坐落在海军部队口腔医学院(Sekesgial)旁边。这个机构,如迪尔塔设想的一样,设有牙医和医务人员培训,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研究和开展口腔门诊,及进行口腔治疗实验。

这个机构建立初期,迪尔塔遇到预算紧张的问题。直到1970年,该机构的资金仍是依赖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拨款。为了建立医院大楼,他们把海军部队口腔医院的仓库改造成办公楼。这栋楼被拆掉后建作行政办公室、教室、口腔实验室、口腔诊室和候诊室。为了帮助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的建设,他们邀请了不少牙医来帮忙。包括几名华人牙医,如郑玉平(The Giok Pien)和戴西宏(Tee Se Hon),受邀前来参与口腔医疗的培训。随着时间推移,给予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Ladokgi/LGK-AL)的帮助源源不断,各种设备也逐渐完善。

新的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楼群在雅加达首长阿里·沙迪金(Ali Sadikin)的帮助下建成,并成为海军部队医院在雅加达中心本东岸·希里路建筑群的一部分。此楼群的建成,得益于国内外各界的帮助,有来自企业界的,还有总统的捐赠。例如1975年,一位名叫阿赫默德·巴克利(Achmad Bakrie)的企业家,他曾在该医院就医,也是迪尔塔的好朋友,为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的礼堂捐赠了200把椅子,但不愿留名。

1969年,迪尔塔也参与约瑟·苏达索(Yos Sudarso)口腔治疗学院的建立工作,这所学校由印尼共和国海军部队和南斯拉威西加锡的哈山努丁大学(Unhas)合作建成。这个学院后来成为哈山努丁大学医学院的牙科系。

迪尔塔为印尼海军部队服务长达35年,在海军部队口腔治疗机构工作23年,1991年2月1日他正式退休。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